春秋義存錄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此列書

將佐之始僑如叔孫得臣子嬰齊叔肸子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

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

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

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

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

敝邑不腆俶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逄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左傳

案鞌之戰晉魯衛皆忿兵也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作爰婁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左傳

義同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左傳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檀弓上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檀弓下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孟子

襄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 王符潛夫論

吳賀衛侯速卒 速公作遬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公羊傳

義見及國佐盟于袁婁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稱公子始此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彊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

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左傳

此及下條義俱見文二年公及晉處父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左傳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繆

集宋公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義同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公羊傳

集劉氏絢以主未遷入書哭爲譏不及公羊之說於義爲近

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而葬僭禮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杜註棘汶陽田之邑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illegible]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遂盟盟始此

鄭伐許鄭下疑脫人字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聘魯始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左傳

屈巳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白虎通

葬鄭襄公 三月而葬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公作運此西鄆也

義見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左傳

案鄭悼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義見三年葬衛穆公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義同前鄭
伯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梁山崩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

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

攘善也穀梁傳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

靈之難左傳

案天王崩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義見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公羊傳

與哀三年桓宮僖宮災義可參觀

取鄟 附庸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案楚晉大夫將始此胡傳以爲深罪之不知此特從楚之告辭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晉遷新田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訛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家語

餘義見前

吳伐郯 吳見始此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吳爭始此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左傳

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冬大雩

案穀梁傳云冬無為雩也於義差近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illegible]

者其懼矣三代之命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左傳

案史記稱晉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非多舛訛當從左傳義見莊二十六年晉殺其大夫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錫命止此子字疑王字之訛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即 陵之

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家氏鉉翁曰自始至成禮凡七見貴之也餘義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

丘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左傳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易彖傳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繫傳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公孫申之謀示晉不急君也

城中城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穀梁傳

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案左氏以晉侯爲太子州蒲先儒多駁之疑史文有訛爾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左傳

義見文二年公及晉處父盟

冬十月 公闕此三字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犫公作州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左傳

義同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左傳

義同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三月公如京師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國納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

叔申之封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郜取防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義見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杜註不赴以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曾子問

案公羊以仲嬰齊爲即公孫嬰齊甚謬其云嬰齊爲兄後何氏休亦駁之以爲弟無後兄之義孫氏覺謂嬰齊後仲遂家氏鉉翁賀氏仲軾俱從之而義無可據故引曾子問一條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于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左傳

秦劉氏克莊曰負芻殺君而自立子臧不義而去之去吳子光刃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舍之延陵君子持衡于二者之間獨謂于臧失賊不討季子守匹夫介節不承父兄之志以是譏二子之讓國未爲至也愚謂孔子稱季子爲習於禮則於子臧亦未必有背辭恃乎其義失傳莫可援据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

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左傳

杜註云為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張本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左傳

說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大夫為會之始義同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朱子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詳同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

民而外約其好貳其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

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

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

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左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

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

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家語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宣伯叔孫僑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

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會伐之始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而歸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公作招晉執魯卿始此用僑如之譖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案刺公子偃雖由行父之專而成公之殺其庶弟不無過焉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王臣同盟之始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譴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

而察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左傳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公羊傳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家語

餘義俱見前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 穀作蜃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

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
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
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
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
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
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
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
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
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
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

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

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左傳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又同昭二年北燕伯欵出奔齊

楚人滅舒庸杜註舒庸東夷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左傳

義同三郤之殺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左傳

義同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悼公復霸朱子以爲儘勝桓文故附錄左傳一條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左傳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公如晉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劉敞云諸侯託于諸侯禮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雖亦據史文言而差近于義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此築囿之始

築鹿囿書不時也左傳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穀梁傳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易象傳

案許氏翰釋此條引象上六象辭於義差近

己丑公薨于路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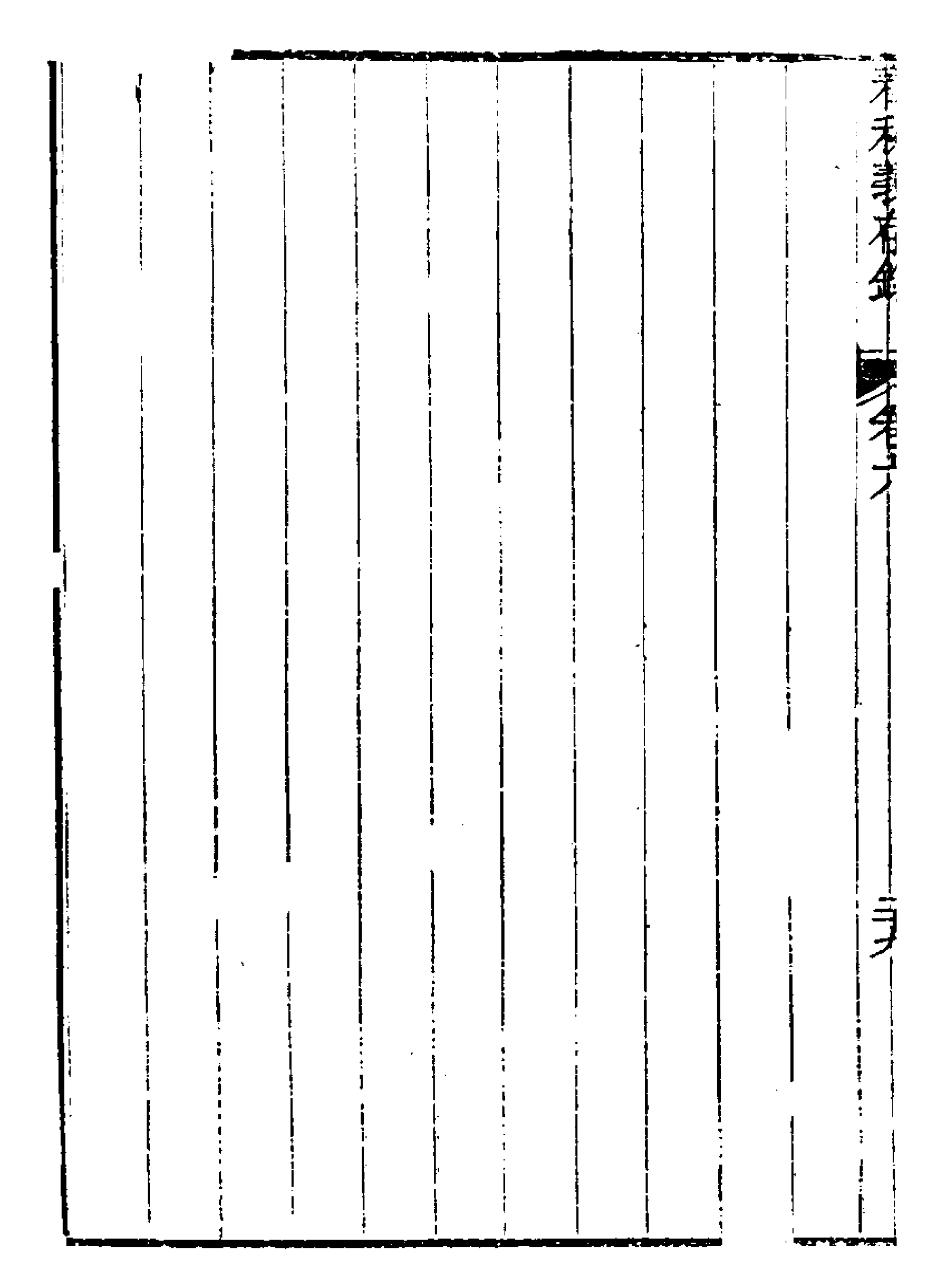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此晉悼公主盟之始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義存錄第六卷終



春秋議存錄第七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受業表姪孫張廷誦穆
富川門人周　煌成章同校

襄公上 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有一年

周簡王十四年歲在屠維赤奮若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左傳

案胡傳云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胡氏沿襲杜註豈知彭城書宋與夫大鼎書郜齊寶書衛均屬魯史舊文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誤　鄫公作合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杜註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作七月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左傳

齊王氏樵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義同宣十二年清丘之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僑如弟自齊還爲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左傳

按陸氏淳曰城虎牢可以安列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于鄭也愚謂此特魯史舊文義見前會戚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左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

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

餘義見後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强自此始

公如晉 襄公如晉之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左傳

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易繫傳

案晉悼公去其國而盟于長樗謙而中禮者也後八年邢丘之會義同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案穀梁云同外楚也於義差近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再盟始此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帥師伐許 左傳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

案張氏洽以荀罃伐許規模欲速故并不能保陳趙氏鵬飛以爲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伐之無益其說皆近於義併錄之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左傳

義同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下定姒同杜註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案定姒妾母也春秋正名定分於嫡庶尤嚴孔疏謂嫡母薨則妾母尊失其義矣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左傳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緇衣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春秋繁露

案壬夫以侵欲被殺義同

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始此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左傳

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戍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為安陳之討如此何以能保陳乎 張洽春秋集傳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左傳

義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杞葬始此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左傳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行父子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左傳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曾子問

案胡氏謂左氏記載之公穀立異姓之說未可盡信至季孫宿父喪未期遽執使命則其於三年之喪而從政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義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左傳

案穀梁以四月爲不時餘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莛可以得數何必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王充論衡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左傳

義見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墮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左傳

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 論語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穀作隖

嗣後凡會同無陳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髠頑公穀作髡原鄵公穀作操

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左傳

春秋書弑君有三諱有名其爲賊者有不名其爲賊者有嘗弑而書卒者其事則一從本史聖人不得而加損之故曰春秋之信史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又孔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齊履謙春秋列國統紀

陳侯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作濕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左傳

案趙氏鵬云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其說近正胡傳以為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雖本諸穀梁於義疎矣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左傳

案王氏樵曰據此則莒以兵滅鄫明矣孰謂其以子後鄫耶愚故曰春秋記事必從左氏非公穀所及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

春宋災 公災作火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作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此盟在五伐之後三駕之前乃晉范

盧龔之機括也

案公羊云惡公服穆姜喪而親伐鄭也義同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

楚子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

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左傳

案會吳以制楚卽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意也餘義見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傅妘姓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稱盜始此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左傳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繫傳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 家語

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左傳

孔子曰弁冕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禮運

此祿去公室之始後昭五年舍中軍義可參觀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案吳氏澂曰因四卜瀆以著魯郊之僭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左傳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易象傳

叅胡傳云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於義差近

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禮運

公至自晉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公作運

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穀梁傳

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說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公作士彭訛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卒始此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左傳

義見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公作詩小國也

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左傳

案汪氏克寬曰公羊以邿爲邾邑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義見隱十年取郜取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左傳

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家

語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民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表記

冬城防 防臧氏邑城防者備齊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作蠆叔老聲伯子

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

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左傳

案許氏翰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始于韓終于十三國之伐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

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

因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
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
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左傳
義見隱六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已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
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
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
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

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衞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左傳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衞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衞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

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叢子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

孔子曰外寛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

仁蓋蘧伯玉之行也家語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

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

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

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

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左傳

義見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左傳

義見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左傳

義詳文七年遂城郚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案晉平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與桓十三年葬衛宣公義可参觀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

公且曰逼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左傳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公羊傳

義同宣十二年清丘之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作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穀作瞯 自晉歸而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洮 高厚上左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巳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左傳

案杜氏預曰暴亂宗室懼而出奔與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義可參觀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為伐曹故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

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櫾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左傳

案齊靈伐魯者六以致十二國之攻圍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後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義亦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同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案程氏端學云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至圍不同者蓋彼以會而圍遂因諸侯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之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說與愚合

取邾田自漷水

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左傳

（義見隱十年 取邾取防）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聞喪而還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檀弓

齊殺其大夫高厚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左傳

[illegible]十年 會吳于柤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事見十年 與純門之師 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

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左傳

義同宣十二年晉殺其大夫先縠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左傳

襄同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城武城

春秋義存錄第七卷終